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 
第八十八回 借月旦月姊釋前嫌 逞風狂風姨泄舊忿

話說亭亭、青鈿、春輝、題花聞聽若花之言，一齊連說：「不可！……姊姊為何如此示弱，先滅自己威風？與其不戰而負，何不請他一會？大家憑著胸中本領同他談談，倘能羞辱他一場，也教那些狂妄的曉得我們利害；如風頭不佳，不能取勝，那時再『拜倒轅門』也不為遲。丫鬟快去相請！」不多時，兩女子攜手而來。一個年長的穿著青衫，年幼的穿著白衫。都是嬌豔無比，綽約異常。眾人見他器宇不凡，都不敢輕視，見禮讓坐。問了姓氏：青衣女子姓封，白衣女子姓越。寶雲命人當中另設一席。

二人歸坐，一一請問名姓。及至問到唐閩臣，白衣女子道：「聞得前者殿試，才女有一篇《天女散花賦》可冠通場，可惜仍存大內，傳抄不廣，未睹全豹，甚覺耿耿。昨雖看見幾聯警句，卻自平平，恐係傳寫之誤，抑或假托冒名，均未可知。今日難得幸遇，意欲以本題五字為韻，請教再做一賦，可肯賜教？」閩臣道：「當日只想求取功名，不顧顏厚，只管亂寫，今日豈可又來現醜？斷斷不敢從命！」青衣女子道：「他既諄諄求教，才女若不賞光，不獨負他一片美意，豈不把眾才女素日英名全付流水麼？」亭亭道：「閩臣姊姊此番應試，原是迫於嚴命，無可奈何，勉強而來。此時一心注意伯伯遠隔外洋，時刻牽挂，急欲尋親，現在團聚業已勉強，那有閒情又做詩賦。既承二位執意見委，我雖不才，尚可塗鴉勉強應命。就煩主人預備筆硯，我好現醜。」

白衣女子道：「才女高才，久已拜服，何必再勞大筆。至唐才女乃眾朝臣曾推第一之選，與眾不同，因此才敢冒昧求教，意謂借此可以開開茅塞，那知竟是如此吝教！但既興致不佳，何敢過勞費心，只求略略見賜一二短句，也就如獲拱璧了。」閩臣仍要推辭，無奈眾人已將筆硯另設一座，推他坐了。閩臣只得告坐，濡毫構思。

白衣女子道：「素聞才女有七步之才，果能文不起草，走筆立就，那才算得名下無虛哩。」閩臣聽了，把神凝了一凝，只得打起精神，舉起筆來，刷、刷、刷如龍蛇飛舞一般，一連寫了幾句。眾才女在旁看著，莫不暗暗稱贊，都道：「如此佳作，少時給白衣女子看了，不怕他不甘拜下風！」閩臣一面寫著，眾人只管點頭稱「妙」。登時寫完，玉兒送給兩女子觀看：

《天女散花賦》（以題為韻）

昔者，魏夫人葆朱寧而遐御，鍊紫芝而上仙；宮於丹林之側，樓於絳樹之邊。長河煜燿，元都綺鮮；石藁彌浦，瓊草為田。九茯苓而霞邁，服胡麻而雲騫。惟恨風多作惡，月不常圓。青蘋屢動而相擾，丹桂被錮而可憐。往往攀條泣若，執葉淒然。其女弟子黃令徽乃離席而前曰：「臣忝群芳之總，竊九命之權，叨榮於二□七位，布華於三□六天。願盟驕國，共駕花駟，近披香雨，遠匪醜煙。煩草檄以木筆，更買醉以金錢。靡弗繽紛拱震，糾縵輝乾。又豈慮乎□八之性虐，與夫三五之期愆。」夫人曰：「善，吾將觀焉。」

令徽於是開芳庖，設華俎，裹朮糧，命椒醪，左笙叢，右鐘呂，懸風鈴，笑月杵。始命御史進於御墀，再命太醫列於階序。斟酌囊攜，校量窖貯。招玉藥院之真妃，約紫蘭宮之神女；邀金莖洲之上靈，逐芙蓉城之仙舉。追逐茵蘊，紆遲容與。氣雜蕙馨，餐惟鞠茹。或矜頃刻之巧，而筵頓呈芳；或擅生枯之能，而谷咸吹黍；或愛絲絳之繫，而自喜剪刀；或貪羅綺之工，而別裁機杼。珊瑚之屑重重，翡翠之拋處處。信足以詭惑群情，回皇眾緒。雖習聞乎蹄通報德之迢遙，而何礙於分景靈飛之來去？

至其花之為狀也：如串珠之相銜，如連環之不斷；如扇帶之奇，如瓔珞之散；如四面鏡之難分，如萬卷書之罕刊；如七寶、八寶之低旋，如重臺、三臺之高貫；如冠子、簪子、毬子之靡窮，如組絲、絞絲、垂絲之還絆。若夫花之為色也：紅則賓州、岳州、延州、陳州之美以地而分，蘇家、賀家、林家、袁家之妍以人而冠；紫則朝天、乾道、軍容、狀元之異以貴而稱，夢良、師傅、潘何、惠知之叢以幽而喚；黃則疊金、疊雪偕疊羅而並嬌；白則玉帶、玉盆與玉版而爭燦；丹則有捲丹、番丹、月丹之各殊；墨則有潑墨、染墨、暈墨之微漫；綠則比鳳毛之垂；青則奪鴨卵之爨。莫不蹤異形於三靈，罄殊變於一幹。將使善狀者譜而且疑，悟色者拈而竟歎。

其散之中愛有蒂也：華容之抽特秘，洛陽之並無加；畫省之二分蠟綴，昌州之一寸綃斜。其散之中更有靨也：三寸則有金鶴之逕，八寸則有青鴛之誇；雙頭則有含芳之訝，三頭則有會英之嘉。其散之中又零而為瓣也：迎春則有九瓣之秀，拒霜則有千瓣之奢；兔耳則有二瓣之細，鹿蔥則有七瓣之遮。其散之中又聚而為蕊也：鶴頂之蕊正滿，麝香之蕊偏賒；合蟬之蕊自瑞，捲獅之蕊如擎。而且殊名競紀，闕號爭誇。第覺香溫曉霧，豔失晨霞。並是太平之萼，俱為稱意之花。

於斯之時：天帝來觀，神君驚顧，太一傍徨，群靈奔赴，三□有二司朝，二萬四千宰訴。天上枝枝，人間樹樹。曾何春而何秋，亦忘朝而忘暮。不夜之彩，何假乎織阿之輝？迴麤之能，何虞乎蜚廉之怒？魏夫人乃俯碧寓而暫翔，凌紫虛而微步。始為迷離，既而凝注。亟召令徽而寵以誥曰：「夫落英蟠灑，則沈墨之非固也；嘉卉灌叢，則直稟之所賦也。惟汝之賢，符吾之素。吾其錫汝押忽之珍，方圓之璐；更饗汝凝津之漿，流甘之露；終畀汝以下弦一規，珣弓滿庫；俾汝如居士之息，貯皓魄於素壁之間；希神堯之臣，繳大風於青邱之渡。汝其敬揚新命，保乃休遇，以無墜吾劇陽之垂裕。」

令徽則感激弗勝，愧謝靡喻，再拜而請於夫人曰：「今日之會，靡苞弗吐；既旋陰而幹陽，復釀和而吹煦。願為短歌，敬寫長慕。」其歌曰：「夫人之福兮廣慈靈，花姑之靈兮耀天路。庶幾攬此景於無窮兮，延榮暉於億祚。」夫人又從而和之。其歌曰：「渺孤蓬之振根兮，每同調而難住。抑閭扶之過影兮，又悽愴而易誤。得女夷於今日兮，豈二者之足妒？」令徽更起而答以辭曰：「景彼元化，紛以寓兮。嗟彼埃壘，馳且驚兮。翳余弱抱，勞治鑄兮。獲從夫人，陪眾嫗兮。自今以遊，焉容汗兮？」

白衣女子見這賦上處處嘲著風月，登時怒形於色。原來此女正是月姊。他因當年受了百花仙子譏諷，以為謫下凡塵，可消此恨；誰知他倒聯捷直上，名重一時，太后公主均極隆重，因此頗為不平，特邀風姨，假扮白衣、青衣兩個女子來此攪鬧一場，正要借著此賦，吹毛求疵，羞辱幾句。那知倒被閩臣先替群芳占了身分。不覺大怒道：「此是『天女散花賦』，並非『散風散月賦』。你只言花，何必節外生枝？況花根極微，只知獻媚求榮，何能竟要輕視風月！如此措詞失當，當日殿試詩賦之謬，可想而知。太后移置□名後，可見妍媸難逃聖鑒，得能不致名落孫山，乃太后格外姑容。今自不知愧，仍復隨筆混寫，竟是信口亂言了！」風姨道：「他句句總不畏風，要知這些花卉又非銅枝鐵蕊，何能不怕風吹？莫講粗風暴雨，不能招架，就是小小一陣涼颼，只怕也難支持了！」言還未畢，只聽四面呼風喚雨，陡然起了一陣大風，把眾才女吹的個個清寒透體，冷氣鑽心，戰兢兢只管發抖。

正在驚慌，忽見半空中現出萬道紅光，照的凝翠館霞彩四射，一片通紅。紅光之內，猛然攏下了一個美女。那風已被紅光衝散。眾才女只覺眼花撩亂。更覺膽怯。紫綃、紫瓊、紫菱、紫櫻、麗蓉、玉蟾六位才女早已掣出寶劍，立在一旁。那個美女兩手執著斗筆，指著風姨、嫦娥道：「爾等職掌風月，各有專司，為何無故越俎，攪亂文教？且妍媸莫辨，品論乖張，逞風狂以肆其威，借月旦以泄其忿，豈是堂堂上界星君所為！我職司閩秀，執掌女試大典，豈容毆辱斯文！特興問罪之師：如果知罪，亟宜各歸，以免饒舌；設仍不悟，彈章一上，後悔無及！」嫦娥道：「我泄私忿，與爾何干？」風姨道：「我正怪你點額失當，意存偏袒，你反出言責備，豈不自羞？」那美女聽了，氣的暴跳如雷。正在厲聲分辯，只見丫鬟來報：「又有一位道姑要來求見。」言還未畢，道姑業已走來，同美女執手相見。眾才女上前見禮。

道姑向嫦娥、風姨道：「星君請了，此時群芳塵緣將及期滿，吾輩歡聚諒亦不遠。當日彼此語言雖小有芒角，但事隔多年，何必介意！若再參商，嘵嘵不休，豈非前因未了，又啟後世萌芽？且仙凡路隔，尤不應以違心之言，釋當日之恨。況彼既俯首無詞，

毫無較量，亦可略消氣惱。從此倘能歡好如初，不惟從前是非一概瓦解，亦足見大度汪洋，有容人之量。如其不然，何妨俟其返本還原，再明斥其非？今忽急急冒然而來，第恐舉止孟浪，物議沸騰，於二位大有不利，竊為星君不取。拙見如此，尚望尊裁。」風姨連連點首道：「高論極是，敢不稟遵！況我向無芥蒂，無非為他相招而來。既承見教，自應即退，以副尊命。」嫦娥道：「當日無故受他譏諷，以為被謫歷受劫磨，可消此忿；誰知他倒名重一時，優遊樂土。心中頗為不平，因此特來一會。仙姑既正言規勸，所有前事，自當謹領尊命，一概盡釋，決不掛懷。倘有後言，皇天可證，永墮塵凡！」說著，同了青衣女子出了凝翠館，飄然而去。那個執筆女子，仍化一道紅光，不知去向。

道姑正要告別。眾人聽他剛才那一片話，知他道行非常，必是一位仙姑，再三挽留，另設素席坐了。把賦看了一遍，連連點頭道：「前因不昧，足見宿慧非凡。」寶雲道：「請教仙姑法號？」道姑伸出兩手道：「貧道以此為名。」寶雲道：「仙姑指爪如此之長，莫作『長指仙姑』麼？」道姑道：「貧道乃長指山人。」若花道：「那個執筆美女，當日我在海外同閩臣阿妹見過一面，後來曾在尼庵做照塑了一像，看其光景，自然是女魁星了。請教那白衣、青衣兩個女子是何星君？」道姑道：「諸位才女日後在他兩個姓上細細著想，少不得自能領會。」閩臣上前恭恭敬敬斟了一杯素酒，又奉了幾樣果品。

紫芝趁空同眾人商議：「這位仙姑來歷不凡，必知過去未來之事，我們大家何不問問休咎，將來到底是何結局，豈不放心？」眾人都道：「甚好。」於是七言八語，都要請教道姑講講休咎。道姑道：「貧道素於卜筮命相雖略知一二，但眾才女有百人之多，一生窮通壽夭，一時何能說得完結。且今日之聚，也非偶然，此中因果，更非頃刻所能言的。」閩臣道：「仙姑何不略將大概說說呢？」道姑道：「當日我在海外曾見一首長句，細揣大略，內中因果，頗有幾分彷彿諸位才女光景，如不嫌絮煩，倒可口誦一遍。」閩臣道：「如此極妙。設有不明之處，尚望明白指示。」道姑道：「此詩義甚精微，詞多秘奧。或以數語歷指一事，或以一言包括數人。其中離合悲歡，吉凶休咎，或隱或現。或露或藏，虛虛實實，渺渺茫茫，貧道見識短淺，何能知其端倪？必須諸位才女互相參商，或可得其梗概。」

閩臣道：「據仙姑之言，此詩定非數句所能完的，若一總念去，我們何能得其詳細？必須分個段落，才好細細請教。」道姑點頭道：「此詩隨處皆可點斷。待貧道先念幾句，大家不妨各就所知互相評論。設有錯誤，貧道不知則已，若有所知，無不盡言。」因問題花道：「才女尊名莫非『題花』二字？聞得當日此詩因題群花而作，難得尊名恰恰相合，何不就請大筆一揮？」眾人聽了，莫不吐舌稱異。

紫芝道：「仙姑可知我的名字麼？」道姑道：「才女大名何能知道？但荷池犬兒最劣，昨日已被傷了一口，此後仍要留神才好。」星輝聽了，不覺拍掌大笑。道姑道：「才女休要笑人，那繡鞋裡面也非藏身之所。」話未說完，紫芝早已笑得連聲稱快。眾人不覺，個個發愣。紀沉魚把昨日釣魚各話說了，大家這才明白，不覺大笑。

題花舉筆道：「請教仙姑：此詩是何起句？」道姑道：「他這起句，倒像從大周金輪而起，待貧道念來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